



點滴

陳復生

## 中西文化的藝術色彩

十六世紀中葉的澳門，是明清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，擁有幾百年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。明朝著名航海家鄭和下西洋，將中國的文化往外輸出，而這時候，西方海上強國葡萄牙也遠洋來到中國——澳門，展開貿易。這個歐洲在中國的第一個據點，亦是中國南方對海外聯絡的重要門戶之一。在攝製電視特輯《一帶一路醫藥行》時，我們特別訪問了葡萄牙駐華大使杜傲杰，以了解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。

杜傲杰大使說：「中葡關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，我們因為與中國建立的關係而感到自豪。中國和葡萄牙之間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509年——在馬六甲。我們都很欣賞中國文化，例如英文所謂的『China』，也是指瓷器，瓷器是中國人的發明，葡萄牙人於1513年來到中國，他們對精緻和高品質的瓷器印象深刻，然後我們開始大量進口中國瓷器到歐洲。葡萄牙人也因此把中國的設計帶到全世界去。」

熱愛中國文化的杜大使，在北京官邸內，四周擺設着造型

優雅的中國瓷器，瀟灑一片濃厚藝術色彩。他續說：「一些葡萄牙或荷蘭的藝術風格都受到中國瓷器的影響。絲綢也是一樣，中國人稱『絲』，葡萄牙人稱之為『Seda』……許多東西有不同的元素，但我們與中國聯繫起來，特別是中國的文明和貴族的優美、名貴的事物，從十六世紀初開始，我們就一直很欣賞！」

隨着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中國倡議「一帶一路」，中葡兩國有着更密切交流合作，杜大使十分認同這信義，更深信「一帶一路」帶來了投資的商機和全球經濟的新動力。那麼，有關中醫發展及中醫治療在葡萄牙也能應用嗎？杜大使答道：「我們雙方也有官方聯繫，例如在科英布拉大學（Universidade de Coimbra），已邀請中醫藥專家在大學舉行講座，講授中國傳統醫學。相信在這方面大家都會好奇，中醫理論對我們而言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醫學方法。但關鍵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，而且中國人能夠生存和長壽。事實上中國的傳統醫學是有效的，否則人們不會得以長久生存。」

◆ 熱愛中國文化的葡萄牙駐華大使杜傲杰(右)在《一帶一路醫藥行》接受麥景榕訪問。 作者供圖



紅杏

查小欣

## MIRROR演唱會意外的影響

MIRROR 演唱會發生巨型屏幕墮地意外，終於傳來令人稍為安心的消息，就是受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言（阿Mo）已清醒，不須插喉，能自行呼吸，並能簡單溝通。警方甚為體諒，暫不會替阿Mo錄取口供，讓他靜心休養。阿Mo在這段期間亦實在不宜錄口供，要他回憶事發恐怖經過，隨時會牽動他情緒激動，影響脊椎復位。

日前，警方在紅館把巨型屏幕支架及屏幕搬出，發現一支斷裂、長約2至3寸的螺絲，相信與下場巨型屏有關，故現時方向主要朝金屬疲勞調查，有指如果證實是金屬疲勞導致意外，便無人需要負責，不過調查小組稱，要待檢視更多證供及證據才能判斷肇事的單位誰屬。

很替李啟言不值，巨型屏如早兩秒或遲兩秒墮下，他都可避過一劫。其實演唱會還未開鑼，已發生多宗意外，有舞蹈員跌入機關受傷至不能演出，有兩名樂手也被機關弄傷，已有人預言演唱會將意外頻生，因時間趕急，開鑼前20小時仍在綵排，趕得沒時間作總練

排，十二子及舞蹈員沒足夠時間休息，台上機關又多，一共廿多人在台上載歌載舞，未熟習機關，自會有意外，種種兆兆，未能喚起大會的安全意識，如可及早做好安全措施，又或者願意少開兩場，犧牲兩場的收入，給安裝機關及巨型屏的技術人員多些時間做測試，確保安全，就不至幾乎搞出人命。

政府對是次意外反應神速，是應該的，因為歌星視紅館是演唱會聖殿，紅館演唱會已成爲香港品牌，如今發生這麼嚇人的意外，不單外媒大字標題報道，對MIRROR陌生的內地媒體也大肆報道，對香港的演唱會形象和聲譽不無影響。

難得香港打造出一個成功男團，出道短短4年，便登紅館，卻出師不利，元氣大傷，此時十二子需要的是振作，走出陰霾，畢竟墜屏意外，非表演者的錯。今次意外，引起外界關注舞蹈員的保障，他們非合約員工，發生意外，保險賠償額是否足夠。以李啟言為例，可預見他康復之路頗長，費用不菲，作為有良心的老闆應無限力量資助他。



愉頤

梁君度

## 網上續前緣

我時常關注《今日頭條》，前幾天看到《百姓畫題》內有一文《桂山滴水畫》，介紹了25個廣西實力派畫家，當中有一位名叫「楊永瑤」，立即喚起我年輕時的回憶。

1970年，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西工作，在柳州一間學校教書，因丹青之好，工作暇餘，總與當地幾位年輕畫家在一起交流，切磋切磋。我依稀記得其中有一位名叫「楊永瑤」的同齡人，他擅長國畫，是專業畫家。幾年後，我離開柳州回廣州讀研究生，隨後聯絡也便中斷了。時隔40多年，我了解到如今這失聯的摯友，便試留言看看可否通過《今日頭條》聯繫上。讓我喜出望外的是，《今日頭條》有位熱心的年輕人韓亮為我們穿針引線，我倆竟然在互聯網上續前緣，實是幸事！

通過互聯網，我了解到如今楊永瑤長居日本，在日本也有

了自己的事業。原來他早年師從中國著名花鳥畫家王雪濤先生，現在是海外王雪濤研究會會長、日中國際美術協會會長、日中書畫院院長，同時也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廣西中國畫學會顧問、廣西師範大學客座教授。

同是1946年出生，雖然我們都上了些年紀，但現在大家依然活躍在畫壇上。細思之下，我們能通過互聯網續緣，和我們熱愛書畫藝術不無關係。「相知無遠近，萬里尚為鄰」，傾得十句八句，往日情誼便統統回來了。只一兩日間，我們便無所不談，而話題大多離不開書畫。很快我們就決定聯袂一批大灣區畫家參加日本「東京國際藝術沙龍展」。而受此啟發，我在香港東方書畫院也決定了自己舉辦一個「香港國際藝術沙龍展」。

我因本是理科男，讀計算機專業，一早接觸互聯網，終於也拜互聯網所賜，與失聯40多年的故人續了前緣。



文公子

文公子

## 覓地建屋也須文宣支援

香港一向存在所謂深層次矛盾，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，大多存在貧富懸殊問題。在香港最普遍的矛盾，並非只有被標籤為「賺到盡」的大資本家與民眾的對立，而是置業者與沒有能力置業者的矛盾。

回歸後，香港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，地產市道走下坡，2003年更因遭「沙士」侵襲，樓市雪上加霜，住宅紛紛淪為「負資產」，不少人歸咎於政府的房屋政策令樓市失衡。當年政府改弦易轍，由推出「八萬五」助市民置業，變成永久停建居屋助樓市復甦，樓價遂得以回穩。

資助房屋零供應，置業者只能選擇私樓，加上投機炒賣之風復熾，樓價遂再度飛升，慢慢與一般市民購買力脫節。政府卻未有時制宜，及時而靈活地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；而不少發展商更將市區樓盤，以豪宅包裝提價，為樓市火上加油。

樓價愈升，需求愈大。除炒家投機外，用家也為樓市帶來剛性需求。已置業者為改善環境樓換樓是其一，年輕人成家立室是其二；而根據統計，香港近年離婚率高企，令家庭一分为二，也為住宅帶來龐大的需求。

不少大學畢業的年輕人，眼見早年置業者，可以邊安居邊坐享樓價升值，而自己就算窮盡一生努力工作，也未必能「上車」，對政府、對時代、對有樓階層的怨氣，由是而生。

因此，文公子一直提倡，政府有責任幫市民安居，無責任助市民炒樓發達，所以應將居住市場與投資市場分家。近年政府重建居屋，而且定價不再與市價掛鉤，就是正確的第一步。

要解決房屋問題，必先解決覓地難問題。政府曾採用「見縫插針」的形式建屋，也推出「明日大嶼」和「北部都會區」等發展計劃，現屆政府更將解決房屋問題，視為重中之重的任務。

為何香港難覓地？最主要當然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是山多平地少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政府透過移山填海，開闢了不少土地建屋。然而，近年社會上興起要求注重環境和保育的聲音，既反對移山，更反對填海，樓宇起得太高太密，就被標籤為對社區健康造成損害的「屏風樓」，直接影響了近十多年的土地及單位供應。

財政司司長最近重提發展大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，的確是一條好橋，然而卻受到環保組織的大力反對。文宣應對，暫時未見政府有何有力與具創意的回應。如果政府希望方案能順利獲得市民支持，就應致力於文宣心戰工作，方為上策。



百家廊

劉志華

又一次回到我夢寐不忘的地方。極目遠眺，群山疊翠，水光瀲灩，湖中島嶼錯落有致，一隻隻白鷺在湖面上自由飛翔。在這風景如畫的龍湖底下，曾經有過許多村莊，祖祖輩輩們過着春耕秋收，怡然自得的生活，也留下了我童年和青春的美好回憶。當年，為了支援龍湖水利工程的建設，人們背井離鄉集體遷移，故鄉則孤獨地沉沒在湖底。

快艇掠過湖面飛馳而行，原本平靜的湖水也歡愉地動盪了起來。水碧山青，風光旖旎，而我卻無心看風景，憑藉記憶在湖水蜿蜒的山巒間，找尋老家的位置。「看吶，背頭崗！」我指着前方裸露在湖面的一個小山頭激動地叫了起來。那是老家的後山坡——我童年的樂園。瞬間，心潮澎湃，思緒萬千。我伸手觸摸湖水，觸摸我闊別已久的故鄉。恍惚間，我又看見升旗起嫋嫋炊煙的老屋，看見隨風湧動的稻浪，看見碧波蕩漾的汀江……

記得，一個農閑的日子，母親帶着六七歲的我去探望縣城工作的父親。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搭人力輪渡過江，碼頭上擠滿了等待過江的人和車。江面不寬能看清對岸的一景一物，江中有美麗的島嶼和沙灘，岸邊有一叢叢翠竹、芭蕉和排列整齊的老楓樹，那是我記事第一次見到汀江。上船後，船員一聲吆喝，一個手勢，對岸兩個拉輪渡的工人便前傾着身體，用力地推動木樁，像推磨盤般一圈一圈地轉着，纜繩牽引着船體緩慢地向着對岸挪動……

歷史上的汀江是條聞名的水運通道，開通於南宋嘉定年間。到明末清初，由於十里險灘中斷了汀江入粵的航道，依山傍水的峰市便成為汀江的水運樞紐。鼎盛時期，擁有7個航運碼頭、6省會館、5家銀行、300多家商號，當時店肆林立，車水馬龍，燈紅酒綠，

被譽為「小香港」。1936年，福建省政府還把峰市改為「特種區」，由省府直轄。充滿傳奇色彩的汀江，每處河段都有不一樣的風景，不一樣的故事。寬闊平坦的河段，江水像是文靜溫婉的女子，柔聲細語，步子緩緩；礁石較多的河段，江水像調皮的少年，活潑亂跳，歡歌而行；還有令艖公開風喪膽的十里險灘，兩岸石壁聳立，河道滿是猛石巨礁，湍急的水流衝擊着密布的礁巖，吼聲震天，翻滾的浪花猶如棉絮團團，故稱之為「棉花灘」。因地理優勢，水電站的壩址選在此灘，並取名為「棉花灘水電站」。

初中的校園建在汀江的江畔上，2樓的教室能看到美麗的汀江。課餘時間移步窗前，望着清波漾漾的江面浮想聯翩。很想靠近它，去聆聽它的故事，感受它的溫潤與清涼。也就在上初中那年，我隨家人搬到江畔的峰市街居住，汀江水緩緩地流進了我的生活。早上的汀江熱鬧非凡，大媽大嬸及姑娘們聚集在碼頭邊上洗衣服，或蹲或站，姿勢不一。江水偷偷親吻着女孩們白皙美腿，一波一波如此歡愉。節奏感極強的槌衣聲、稀里嘩啦的水流聲、清脆爽朗的談笑聲，響徹了一個個明媚的清晨。

夏天的汀江是男孩們的樂園。傍晚時分，江面上浮動着黑壓壓的頭。小點的孩子在父親的看護下在淺水灣裏戲水。小點的孩子則花樣百出，有的「撲通撲通」兩腿拍打着水面，在江中游泳去；有的深吸一口氣後潛入水中；還有的爬上突兀的石頭玩高空跳水。「嘍~嘍~嘍」、「咚~咚~咚」，江水發出各種聲音與游泳的人兒互動着。太陽慢慢西沉，游泳的人也陸續上岸回家了，只剩下浪花在嘩嘩自語。

## 夢繫汀江

背譽為「小香港」。1936年，福建省政府還把峰市改為「特種區」，由省府直轄。

充滿傳奇色彩的汀江，每處河段都有不一樣的風景，不一樣的故事。寬闊平坦的河段，江水像是文靜溫婉的女子，柔聲細語，步子緩緩；礁石較多的河段，江水像調皮的少年，活潑亂跳，歡歌而行；還有令艖公開風喪膽的十里險灘，兩岸石壁聳立，河道滿是猛石巨礁，湍急的水流衝擊着密布的礁巖，吼聲震天，翻滾的浪花猶如棉絮團團，故稱之為「棉花灘」。因地理優勢，水電站的壩址選在此灘，並取名為「棉花灘水電站」。

初中的校園建在汀江的江畔上，2樓的教室能看到美麗的汀江。課餘時間移步窗前，望着清波漾漾的江面浮想聯翩。很想靠近它，去聆聽它的故事，感受它的溫潤與清涼。也就在上初中那年，我隨家人搬到江畔的峰市街居住，汀江水緩緩地流進了我的生活。早上的汀江熱鬧非凡，大媽大嬸及姑娘們聚集在碼頭邊上洗衣服，或蹲或站，姿勢不一。江水偷偷親吻着女孩們白皙美腿，一波一波如此歡愉。節奏感極強的槌衣聲、稀里嘩啦的水流聲、清脆爽朗的談笑聲，響徹了一個個明媚的清晨。

夏天的汀江是男孩們的樂園。傍晚時分，江面上浮動着黑壓壓的頭。小點的孩子在父親的看護下在淺水灣裏戲水。小點的孩子則花樣百出，有的「撲通撲通」兩腿拍打着水面，在江中游泳去；有的深吸一口氣後潛入水中；還有的爬上突兀的石頭玩高空跳水。「嘍~嘍~嘍」、「咚~咚~咚」，江水發出各種聲音與游泳的人兒互動着。太陽慢慢西沉，游泳的人也陸續上岸回家了，只剩下浪花在嘩嘩自語。

常言道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江邊有好多捕魚能手，他們通常在晚上放下魚餌，第二天一早來收魚。洗衣的女孩看到捕魚大叔

## 回歸本分，方得始終

是非常簡單的事情，有時候也會讓我們忽略掉。換個角度想一想，這些簡單的事情，如果有一天不再做它最簡單的事情，月亮沒有了光芒，太陽不再發出溫暖，花兒也沒有按時綻放……萬事萬物不再做它最簡單的事情，哪怕是這樣小的事情，也會導致生活或世界變得混亂。所以，做好自己最簡單的事情，回歸本分是多麼重要啊！

人類是否很多煩惱都是源自於沒有回歸本分？比如一個學生，都還沒有學到知識就整天想着能夠創造世界；工地裏的工人，不再是兢兢業業地工作，卻整天想着做白日夢；又比如做生意的人，明明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，卻想奪取巨大的利潤。此類的例子，都足夠說明一個問題，人如果不能回歸本分，不能安分地做好自己最簡單的事情，必定會引來數不清的煩惱，也會讓生

## 學人做嬾嬾

「學人做嬾嬾」是我人生的最新課題，小湯圓4歲半，小饅頭也1歲了，看着他們成長，我從心裏偷笑出來，這是一場愉快的經歷，也是一場鬥智鬥力的經驗……

下星期學校開始放假，我想起了一個漫畫：「嬾嬾我放假了，我們又可以天天在一起，開心嗎？」其實很開心，只不過怕她不停的追問嬾嬾點解，點解嬾嬾？有陣子不少女心事怕被考起罷了。哈哈！

那天我們在外吃晚飯，每人一盅冬菇菜膽湯，我正在吃那原隻冬菇之時，忽然發現小湯圓在扁嘴流淚：「嗚……為什麼你們要吃烏龜呀？」

小湯圓愛吃涼拌皮蛋豆腐，指着說我要我要，新抱仔送上豆腐，我要吃些毛啊，原來她要吃肉鬆……我好開心小湯圓的口味和我好相近，也喜歡吃小籠包和蝦子麵，這是血緣嗎？

我想小湯圓多吃雞蛋，強調蛋黃令人記性好。誰知每次我忘記了些什麼，她會立即提醒，嬾嬾記得多吃蛋黃，你會記起來呀……

那次老公做了白內障手術，貼了一隻眼的棉花，小湯圓見了大驚，未幾她也遮掩一隻眼睛，笑了，哈哈爺爺是鐵鈞船長，好好玩啊！他們又玩在一起了！

小湯圓問嬾嬾昨晚你和爺爺有見到我嗎？我說沒有，怎可能我明明發夢見到你們啊！

嬾嬾，爹地媽咪是否結了兩次婚？一次紅色一次白色？其實她看了爸媽結婚的相片，新抱仔穿了兩款不同的晚裝。她又問媽媽為什麼要和爹地結婚？新抱仔永遠很有耐性，她說因為我鍾意爹地想和他組織家庭，小湯圓很大反應，我都想和弟弟組織家庭！弟弟真的好可愛，媽媽為什麼你可以生一個這

地答應了，家庭醫生更笑言為什麼以前的十大惡人，現在變成了溫柔的小羊兒，新抱仔真有辦法！

此際我學人做嬾嬾，其實也在學習做奶奶，老人家常說：有仔趁嫩生，我正深深的體會着。人生的時間總是錯配，當你最忙碌的時候，也是子女最需要你的時候；但當你清閒的時候，你的子女已經開始忙碌了……所以，我要趁着可以攀高爬低的體能，好好享受這段美好快樂的時光。



◆ 我家已成兒童遊樂場，執拾疲累，但精神富足！ 作者供圖

背看魚簍經過時，總會好奇地探起頭，試圖看清大叔的收穫。只見大叔嘴角叼着煙，臉上的表情從容淡定，一步一腳印從沙灘上走過，大家很難從他那黝黑的、滿是褶皺的臉上找到答案。

放木排是危險而又原始的運輸方法，曾是汀江的一道景觀。江面較平的河段，木排整齊有序地隨着江水的流速緩緩前行，而遇到湍急的險灘時，木排便不安分地動盪起來，掌舵的人在激流中用槳奮力地把控方向，避開灘中的亂石，如此險狀讓岸上圍觀的人兒都為他捏把汗。儘管有放排人殞命於江的事故，但為了養家餬口還是有人鋌而走險。幸好隨着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，放木排這個危險的營生也隨之消失了。

橫架在江面上的那條鐵索橋，不僅是連接兩岸的交通要道，還是休閒觀景的好去處。夏夜裏，人們三五成群，在橋上或站或坐或漫步，盡情地享受江風的清涼。從鐵索橋上看汀江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景，橋的上游河道平坦寬闊，清波緩緩，有島嶼、有沙灘。左岸吊腳樓裏燈火輝煌，右岸青青翠竹，依依修篁；而橋的下游江面變窄，波濤澎湃，兩岸布滿了形態各異的石頭。這晃悠悠的鐵索橋，晃蕩着我青春、晃蕩着我的夢想，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。

離開家鄉已經20多年了，但搬家的場景仍歷歷在目，搬家什、拆門窗、上房揭瓦……人們忙碌着，恨不得把家鄉的山山水水也一起搬走。望着即將荒廢的田野、望着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屋、望着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村莊……好多鄉親都潸然淚下。縱然對故土有萬般不捨，為響應國家號召，人們毅然選擇離開自己熱愛的家鄉。

從此，故鄉的山山水水便住進我們的心裏，而那條美麗的汀江也汨汨流淌在魂牽夢縈的憶念中。

活和社會變得更加混亂。回歸本分，要求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記住自己的初心，不要因為走得過遠而忘記了為什麼出發，讓我們踏踏實實地過好眼前生活，做好眼前能夠做最簡單的事情。如果我們回歸本分了，把最簡單的事情做到最好，成功必定會來臨。在這裏想告訴年輕的創業朋友們，尤其是那些剛開始抱着雄偉壯志的創業者，在創業中可能一旦取得一些進步，就會被自己的物慾所控制，接着就不切實際地想要更多，但是欲速則不達，一旦偏離了自己的內心，也很難取得成功。

因此，特別提醒年輕創業者，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記得回歸本分，記住剛開始創業的宗旨和所堅持的誠信和務實，只有回歸本分，方有完美的始終。